

瀛 泳 著



五

僧格林沁

长篇历史小说

五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僧格林沁王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责任编辑:曹利群

封面设计:文 等

僧格林沁王爷

瀛 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5 印张 2 插页 434 千字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0 册

ISBN 7-5059-2170-3/I·1541 定价: 16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瀛泳 本名戴宝军。1954年9月24日东方刚泛白，辽宁省开原县庆云乡老虎头村一间草房里传出他第一声哭叫，从此开始时而流泪、时而傻笑、更多是沉默的生涯。他当过农民，放过电影，任过乡（当时叫公社）广播站编辑，有幸赶上“文革”后首次高考，作文却答跑题1分没得，只上了中专，后来又上大专，学的是梦境也没出现过地质钻探。在辽宁省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倏忽10载，转到铁岭市工商银行做起保卫工作，也是从没梦到过的。他从少年起就做过作家梦，一直“拄”着笔趑趄巴巴移步，也许老天不负苦心人？从1989年至今还真陆续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等30万字作品，成为辽宁省铁岭市作家协会会员。近3年，他孜孜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僧格林沁》，经3易其稿才制出此“琴”，尚不知能否遇到知音？

(长篇历史小说)

僧 格 林 沁

藏冰 著

序

《僧格林沁》是一部传记体长篇历史小说。

僧格林沁(1811~1865)科尔沁左翼后旗人,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第26代孙,“有清藩部建大勋者”2人之一,被“朝廷倚为长城”(《清史稿》中评语),当时的名望和地位比曾国藩、李鸿章要高得多。他出生、童年多有奇事,幼年家贫,给富人家放过羊,15岁时历尽波折被道光皇帝钦点为本旗王爷嗣子而袭王,渐成重臣,先后事道光、咸丰、同治3朝皇帝,深得宠信。他忠、孝、仁、义,谋勇兼备,多年奉旨征剿起义军,经战百余阵:全歼势如破竹打到天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;扑灭安徽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的捻军、白莲教、长枪会等一起起农民起义烽火;消灭从陕西回救天京的数十万太平军……面对外国侵略,他上疏“兵不足,臣请以倾国之兵御之;粮不足,臣请以倾国之粮继之”,是第2次鸦片战争时期主战的代表人物,并且亲自布防和指挥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,大败英法联军,获得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首次重大反侵略军事胜利,震惊海外。当然,他生活在清王朝日益衰落走向灭亡的历史时期,注定他身为统治阶级一员的人生悲剧,最后死在追剿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战场。

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看待僧格林沁,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,客观地写他的善与恶、功与过等各方

面，并对蒙古族在清王朝的建立和维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，满蒙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如实反映。

本书稿共 40 万字，扉页为珍贵的僧格林沁照片，正文分 6 大部分：

楔 子 写僧格林沁与胞兄在野外出世。

第一部 写僧格林沁袭王之前的传奇生活。

第二部 写僧格林沁成为重臣和与太平天国北伐军作战。

第三部 写僧格林沁面对外国侵略主战、布防，指挥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，第 3 次大沽口战役失败。

第四部 写僧格林沁率军围剿捻军，转战安徽、河南、山东等地，镇压了农民起义，最后却中伏全军覆灭，不得不自杀。

尾 声 写僧格林沁的后人——儿子伯颜讷谟祜被慈禧太后赐毒酒而亡；长孙那尔苏被慈禧太后占有而惧祸吞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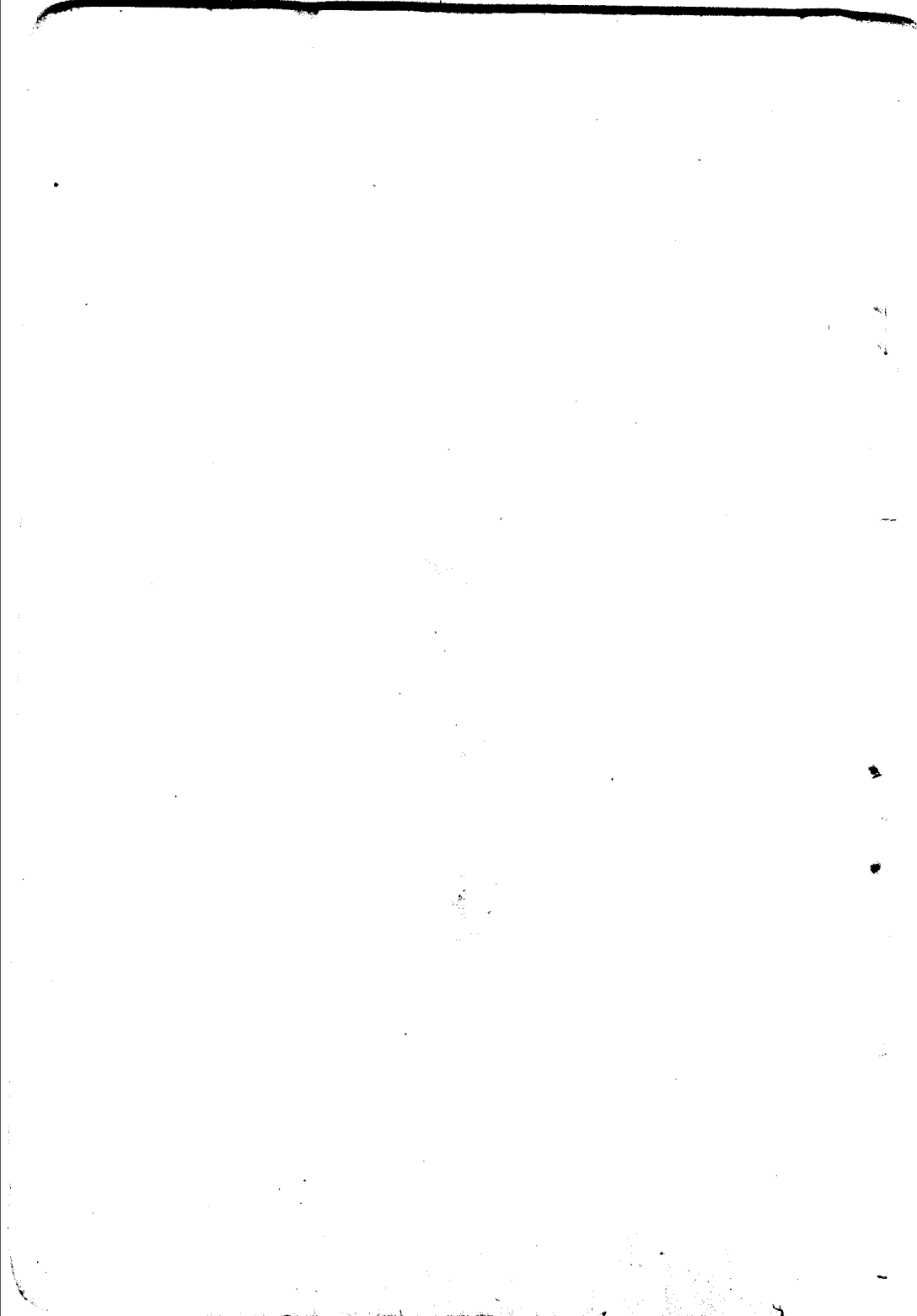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内容丰富，既有草原牧民生活，又有王府和宫廷生活；有大量对内、对外的战争生活，也有不少清王朝帝后、外国侵略者、贪官污吏、蒙族恶棍的淫荡生活。有姓名的人物众达数百，重要的上百，中国人有蒙、满、汉、达斡尔等民族，外国人有英、法、美、俄等，生活习俗不同，宗教礼仪有别，尤其性格各异，命运坎坷，作者着力花了笔墨，更增可读性，阅过此稿的师友无不唏嘘落泪。

目 录

序.....	(1)
楔 子 宝狮出世.....	(1)
第一部 少小传奇.....	(11)
第二部 耿耿衷肠.....	(95)
第三部 大沽亮节.....	(213)
第四部 剿捻悲歌.....	(317)
尾 声 子规啼血.....	(537)
后 记	(551)

楔子

宝
狮
出
世



嘉庆十六年(公元1811年)四月初四,还裹着寒气的西北风“嗖、嗖”刮着,蓝天如靛,科尔沁草原已经草木葱绿。一对年轻夫妇赶着一群雪白的羊,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东部的道布岱甸子。

“哎呦——”女人忽然手捂着高高隆起的腹部叫了起来。男人忙扶她坐在如茵的绿草上,焦急地问:“是不是要生?朱兰格日乐。”朱兰格日乐咬着牙摇摇头,须臾冲丈夫抿嘴一笑:“小家伙又乱蹬了,这调皮劲儿可不像你。我敢肯定,他是带雀雀的!哼,在我肚里就不老实,长大后准成一只雄鹰!你说呢?布和德力格尔。”布和德力格尔憨厚地笑笑。朱兰格日乐接着说:“昨夜我做一个梦,梦到天上的太阳掉进我肚子里。后来,咱俩赶羊回家,天忽然黑了,月亮斜着向我飞来,也钻进我肚子。我正奇怪,只听肚里有说有笑。多有意思!”布和德力格尔摸摸妻子的腹部,说:“快生了,你该在家……”“我在家会闷死的。你快去林子砍柴吧!等孩子出生时,也好把屋子烧得暖暖的。”“你身子不便……”“这些羊都老实,我能看得了。你放心去林子吧!”朱兰格日乐边说边推着丈夫。布和德力格尔又看了她几眼,拿起柴刀和绳子向西北的树林走去。“汪、汪——”猎狗桑格向布和德力格尔追去。布和德力格尔转过身,撵回桑格。

朱兰格日乐抚摸两下跑回来躺在身边的桑格,望着越来越小的布和德力格尔身影,回忆起一年前的往事……

太阳升上中天。她头扎白头巾,身着绿色蒙古袍,背着箩筐,

右手拎着铁叉，特意来这道布岱甸子拣干牛粪。她老远就听到了布和德力格尔的悒悒的歌声：

草叶上天天洒满了寒露，
树梢上夜夜挂满了青霜；
我眼中常常充满了泪水，
我心头常常凝结着忧伤。
太阳能把草叶上的寒露蒸发，
太阳能把树梢上的青霜融化；
我眼里的泪水何时才能擦干，
我心头的忧伤何时才能消散？

她蓦地停下脚步，脸一阵红：布和德力格尔，你也悄悄喜欢上我？自从一年前他来到她家放羊，她便越来越强烈地爱上这个诚实、英俊的小伙子。她不知生身父母是谁，养父叫胡日乐。胡日乐结婚初几年，妻子没生产，便从外地要了她。不想，此后他妻子接连生下好几个儿女，便认为是她给带来的，加上她天资聪颖、活泼、漂亮，对她视若掌上明珠。不久前有人托媒，胡日乐夫妇对男方很满意，但因为她不愿意，也收回了“父母之命”。她的心已被布和德力格尔占据，曾经几次暗示，他仍然没有托媒来。此刻，她品味他忧郁的歌声，猛地明白了：你是因为家穷，不敢娶我！“布和德力格尔——”她叫着跑了过去。布和德力格尔从羊群旁站起只在腰际围一块光板羊皮的健壮身躯，目光一接触她那深潭似的大眼睛，脸马上涨红，手足无措。他的家在西部40里外的白音哈嘎屯，穷得没有一只羊，虽然是四等台吉（“台吉”为蒙、满族借词，源于汉语“太子”。元代自成吉思汗起，称皇太子为“鸿台吉”，其余诸子为“台吉”。努尔哈赤曾沿用此称，后来用以赐封蒙古、西藏等上层分子。台吉的代表人物是由朝廷任命的握有统治全旗人众、掌管土地大权的札萨克。札萨克俗称“王

爷”，是一旗之长，旗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属民。台吉是按血缘关系世袭的，共分4等，一、二等极少，前3等都享受朝廷俸禄。随着辈辈繁衍，外嫡长子一脉的台吉越来越多，若无特殊功绩都列入四等，只享受不纳税、不服徭役、可以自由开荒种地等少量特权）。他的父亲叫敖力布，十多年前因醉酒摔坏左腿，落下残疾；兄长布和特木尔已出家，在本旗的广福寺当喇嘛；弟弟布和阿民在本屯给三等台吉索特那木札拉申家牧马。他以前一直给索特那木札拉申家放羊，去年初因为无辜被打而出走，来到这道布岱甸子附近的协日拉屯给胡日乐家牧羊。从一见到朱兰格日乐，她的面庞和倩影便在他的脑海扎下根，但自知家里太穷，又总自责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这使他常常失眠，深陷在苦闷中，刚才想着她唱起民歌，不料她出现了。她盯着他尴尬的脸，身子向他凑凑，抬起弯曲的食反指，倏地刮一下他的鼻子，然后一边开心地大笑一边说：“大男人还羞哇？格格……羞什么？告诉我！格格……”

突然，“得得得、得得得……”一阵马蹄声从远而近。2人扭过头，只见一骑黑旋风刮来，马上的人是梅林（旗政官员，管理“披甲”即18至60岁的平民，以保卫本旗，维护治安）嘎尔迪。他在他们身前猛地一勒缰绳，大青马的前蹄高高竖起。当马的前蹄着地时，他也跳在地上。他30多岁，头戴黑毡礼帽，穿黑蒙古袍；灰黑色长脸上，一双小眼睛锃亮，鼻子塌得几乎没有，瘦高个子大虾似的弓着，右手晃着手中的马鞭。

“门德别努（蒙语，汉译为‘你好吗’）？嘎梅林诺颜（蒙语，对官吏的尊称）。”她和布和德力格尔屈身施礼。嘎尔迪笑嘻嘻应了声：“门德（蒙语，汉译为‘好’）。”一伸手提住她的脸蛋儿：“小牝牛，啥工夫长得比花儿都鲜亮啦？”她一扭头，弯眉立起，瞪了嘎尔迪一眼，弯腰背起干牛粪筐，刚要离去，胳膊被嘎尔迪双手抓住。接着，嘎尔迪凶狠地命令布和德力格尔：“去林子里！替

本诺颜拣10捆干树枝。”见布和德力格尔应了声“扎！”转身向树林走去，她不由哭叫起来：“布和德力格尔！救……救我——”布和德力格尔刚站住，嘎尔迪又吼起来：“还不快去！”布和德力格尔浑身一抖，继续向树林走去，脚步很沉重、很慢。她的哭声更大了，脑海出现见过的许多塌鼻子、小眼睛的孩子。“小牝牛，你真幸运！佛爷要诺颜我开你花苞儿，赏你一个塌鼻子牛犊儿。哈哈……”嘎尔迪说着狂笑起来，一把拽下她背上的筐，将她推倒在地，用腰带绑上她双手，又用马鞭缠住她双脚。他坐在了她身旁，用叉子叉几块干牛粪，用火镰点燃。然后，他从蒙古袍内口袋掏出一个钱袋，打里面取出一小段红白相间的鹿鞭，放在叉子上在牛粪的蓝火苗上烧了烧，便丢进嘴里，他一边咀嚼，一边脱下袍、裤，烤着那根烧火棍似的肮脏东西：“小牝牛，快开开眼哪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她的双手在身后绑着，在地上滚了一阵也没爬起身。她早听额吉（蒙语，称呼母亲）说过：“宁逢虎狼黑，别遇嘎尔迪。”嘎尔迪依仗是梅札萨克、皇上三额附索特那木多布斋的妹夫，又身任梅林，几乎糟蹋遍全旗有姿色的未婚女子。现在被他逮住，可怎逃魔掌？布和德力格尔，我身子早该给你。难道你就不知道，我多想嫁给你？“布和德力格尔——”她叫着，声音转为艾怨：“你怎不救我？你害怕嘎梅林诺颜？你也是台吉呀！”她的眼睛忽然睁开，心里有了主意。“享受享受本诺颜的恩惠吧！小牝牛。”嘎尔迪说着跳起身，一把撕开她的蒙古袍，又去解她裤子。她冲着走出不很远的布和德力格尔怒声高喊：“布和德力格尔——你这孬种！阿爸把我许配你，真瞎了眼！你身上还淌着人血吗？还没入洞房，你就当起缩头王八，眼睁睁看着别人毁我身子？他是梅林诺颜，你也是台吉呀！”布和德力格尔猛地转过身，迟疑一下，显然懂了她的用意，像一头暴烈的狮子怒吼着跑回来。

嘎尔迪虽然知道，自己不能像对待平民那样强行奸污也是贵

族的布和德力格尔的未婚妻，还是悄悄从鞭子上拔出蒙古刀，猛地站起扑向布和德力格尔。布和德力格尔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嘎尔迪的手腕，夺下刀向嘎尔迪脖子扎去。嘎尔迪吓得脸色蜡黄急忙躲过，挣开手抓起衣服，光着身上马上就逃……

又是一阵腹痛。朱兰格日乐的双手用力捂着肚子，咬着牙在心里骂道：“小捣蛋鬼，脚丫子别乱踹！等你出世后，看我怎么打骂你！”

就在被布和德力格尔救下的当天晚上，朱兰格日乐向养父、养母哭述了险些被嘎尔迪糟蹋的经过，请求做布和德力格尔的妻子。不然，嘎尔迪还会找布和德力格尔算帐，她也再逃不出嘎尔迪魔掌。胡日乐夫妇同意了，还因为布和德力格尔是台吉。由胡日乐侄儿、京根（旧时蒙古各旗管理相当于现在一个乡的头目）巴雅古楞作媒，布和德力格尔同朱兰格日乐不久就结婚了。按照蒙古族习俗，当男方驱车来女家迎亲时，要带一定量的彩礼。胡日乐是平民，但富有，按时下流行的彩礼标准，得送两峰骆驼、10头牛、20只羊。媒人巴雅斯古楞知道布和德力格尔家穷，便做主给免了，甚至提出不必给新娘妆奁费。布和德力格尔的父亲敖力布坚决不肯，倔强地说：“好奶酒要敬尊贵的客，有胭脂粉要往脸上擦。我是穷，也不能太让人看轻。不出彩礼行，妆奁费少不了！”敖力布总算七借八凑送去妆奁费，但没有房子，也实在摆不起酒席，只好同意儿子去胡日乐家结婚，婚后也住在胡日乐家，继续放羊。

一阵更强烈的腹痛袭来，持续好一阵子。朱兰格日乐忍不住叫起来：“哎呀——”坏了！是不是要生？这个念头一闪，她的心蓦地缩紧，慌乱地四下看看。茫茫大草原，嗖嗖的风好冷。她后悔太任性来这里了。自己可以豁出去，孩子若保不住或者受风患病还了得？她忙向树林的方向叫着：“布和德力……啊！啊……布和……”可是，布和德力格尔打柴的那片林子离她有三里多远，根本听不到她的呼喊。“汪！汪汪……”桑格望着她叫了起来。腹痛

一阵紧似一阵，一阵重于一阵。她的心房充满绝望，继续拼命地哭叫着：“布和……德力格尔……”

“汪！汪——”桑格的声也更大，围着女主人转。朱兰格日乐解下裤子，赤裸着下身在草地翻滚，汗水和泪水将脸、手、身上的土和成泥，鲜红的血染在碧绿的草上，浸入黑色土地。“汪！”桑格用鼻子嗅嗅她那被血染红的裤子，忽然一转身，箭一样朝布和德力格尔打柴的林子跑去。

布和德力格尔仍在挥刀砍着干枯的枝柴，忽见桑格蹿了过来，狂吠不止。他好奇怪，突然发现了它鼻子上有血，大惊，撒腿就往羊群那里跑。羊群在安然吃草，老远就听到朱兰格日乐的哭叫声。当他跑到她跟前时，一个小脑瓜已经探出母体。朱兰格日乐一见他，像从绝望的潮水中浮出身子，咬着牙不再叫喊。然而，布和德力格尔却像呆子一样手足无措。

孩子终于生出来，是个男婴，“哇、哇、哇……”哭叫起来。朱兰格日乐脸上现出笑容。布和德力格尔抱起儿子想亲了下，忽听妻子“啊——”大叫起来，原来孩子的脐带连着胎盘，而胎盘还没下来。朱兰格日乐在前些天听额吉讲过生孩子，却不明白自己的胎盘怎会不下来。她问丈夫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布和德力格尔更是摇头。朱兰格日乐急得哭起来，忽然又袭来一阵腹痛。她尖叫着，身子一歪复又躺倒，身又涌出。突然，又一个小脑袋探出她的下身。不一会儿，是上身和胳膊、腿、脚，最后是胎盘。“又一个儿子！”布和德力格尔惊喜地叫着，爱不释手地轻轻摩挲着躺在朱兰格日乐裤子上的两个婴儿。朱兰格日乐虽然身子极度虚弱，精神特别振奋。她让丈夫扶着坐起，用牙齿咬断脐带，各系一个死结，这才注意到后生的孩子并不呼吸。

“这孩子是死的？”布和德力格尔喊道。朱兰格日乐咬咬牙，一手倒提着孩子的两只小脚，一手照着小屁股“啪！啪”就是两巴掌。小儿子这才大叫起来：“哇——”他的哭声又尖又响，引得

天空中正飞的几只乌鸦也发出“呱——”“呱……”的叫声。

朱兰格日乐在冷风嗖嗖的草原上生下两个儿子都平安无事的
消息不脛而走，被人们当做一桩奇事议论着……胡日乐夫妇精心
护理着朱兰格日乐母子，布和德力格尔连夜回到白音哈嘎屯，把
喜讯报于父母。两位老人乐得合不上嘴，一宿没睡。翌日一早，敖
力布叫三儿子布和阿民去广福寺找回长子布和特木尔，“要他给这
两个孩子起出响亮的名字。布和特木尔想了半天，终于起了两个
藏语名字——先生的叫朗布林沁，汉语意为“宝象”；后生的叫僧
格林沁，汉语意为“宝狮子”。